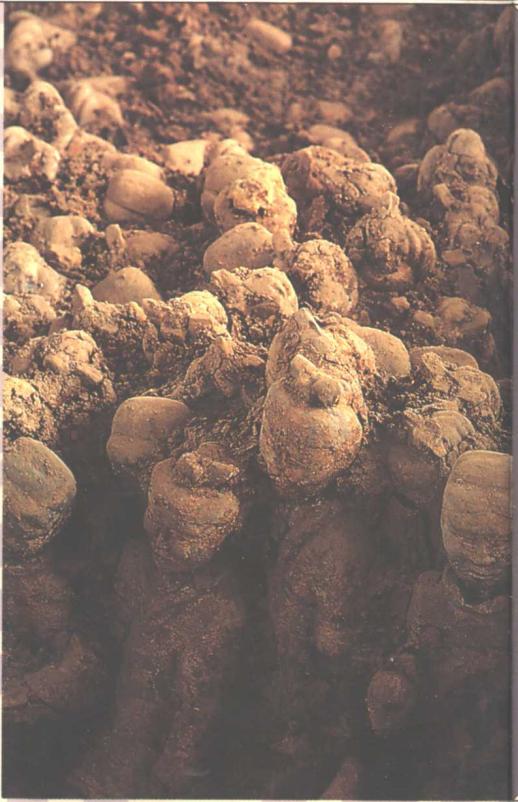


楊泓 著

文明的軌迹Ⅱ

從考古發掘看中國文明的演進



中華書局



文明的軌迹Ⅱ

楊泓
著

中華書局

文明的探索

叢書策劃 · 危丁明

責任編輯 · 安平

封面設計 · 溫一少



書名：文明的軌跡II
——從考古發掘看中國文明的演進

著者：楊泓

出版：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香港九龍彌敦道450-452號

印刷：陽光印刷製本廠
香港柴灣利眾街40號24樓B3

版次：1988年10月初版

©1988 中華書局(香港)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724 3

叢書出版說明

中華民族確曾有着很值得驕傲的過去。

秦皇漢武，唐宗宋祖，絲綢之路，四大發明……，一個又一個的老故事，說了一遍又一遍。

固然，我們會為祖先的成就而感到驕傲，但這又有何補益呢？文明原為人類共有的財富，近世以來，却彷彿變成西方的專利。消除落後、愚昧、野蠻成了列強策動戰爭的口實；清政府的一連串失敗，將國人天朝上邦的美夢一再粉碎。美夢導致悲劇，悲劇演化成潛在的噩夢。

今天組編這套叢書，絕不是為了再說說老故事，也不是為了重拾逝去的美夢。事實上，中國再不能沉醉於美夢中，也不應淪喪在噩夢裏。中國的古文明自有其存在的地位，在世界即將進入廿一世紀的

今天，亟需對此有科學的認識。我們希望，通過專家學者有意義的探索，生動活潑的文筆和印刷精美的圖片，與讀者一起開拓一個反省歷史的新視野。

但願一切美夢與噩夢都歸於過去，我們更懂得正視現在與未來。

香港中華書局
出版部



目 錄

1	天馬行空（漢代文明）	1
祁連頌歌	2	
昇天幻想曲	5	
天上·地下·人間	13	
雕刻還是繪畫？	19	
天馬行空	31	
從長安到雒陽	37	
2	新的融合（魏晉南北朝文明）	43
漆畫的啓示	44	
短命的統一	51	
春風又綠江南岸	55	
三角緣神獸鏡之謎	68	
佛陀的威力	73	
面向西方	87	
分久必合	93	

3

又入佳境（隋唐文明）

東方的明珠——長安城 ······

金銀器的光采 ······

三彩的魅力 ······

絲路更加通暢 ······

世俗的企望 ······

滿城盡帶黃金甲 ······

4

技術之光（宋代文明）

從製瓷談起 ······

什麼都有規範 ······

追求享樂的市民生活 ······

木塔、瓷器及其他 ······

北方不是無文明的荒漠 ······

不可抗拒的狂飈 ······

5

沒有結束——代結束語

167

162

157

148

144

136

132

131

127

124

117

1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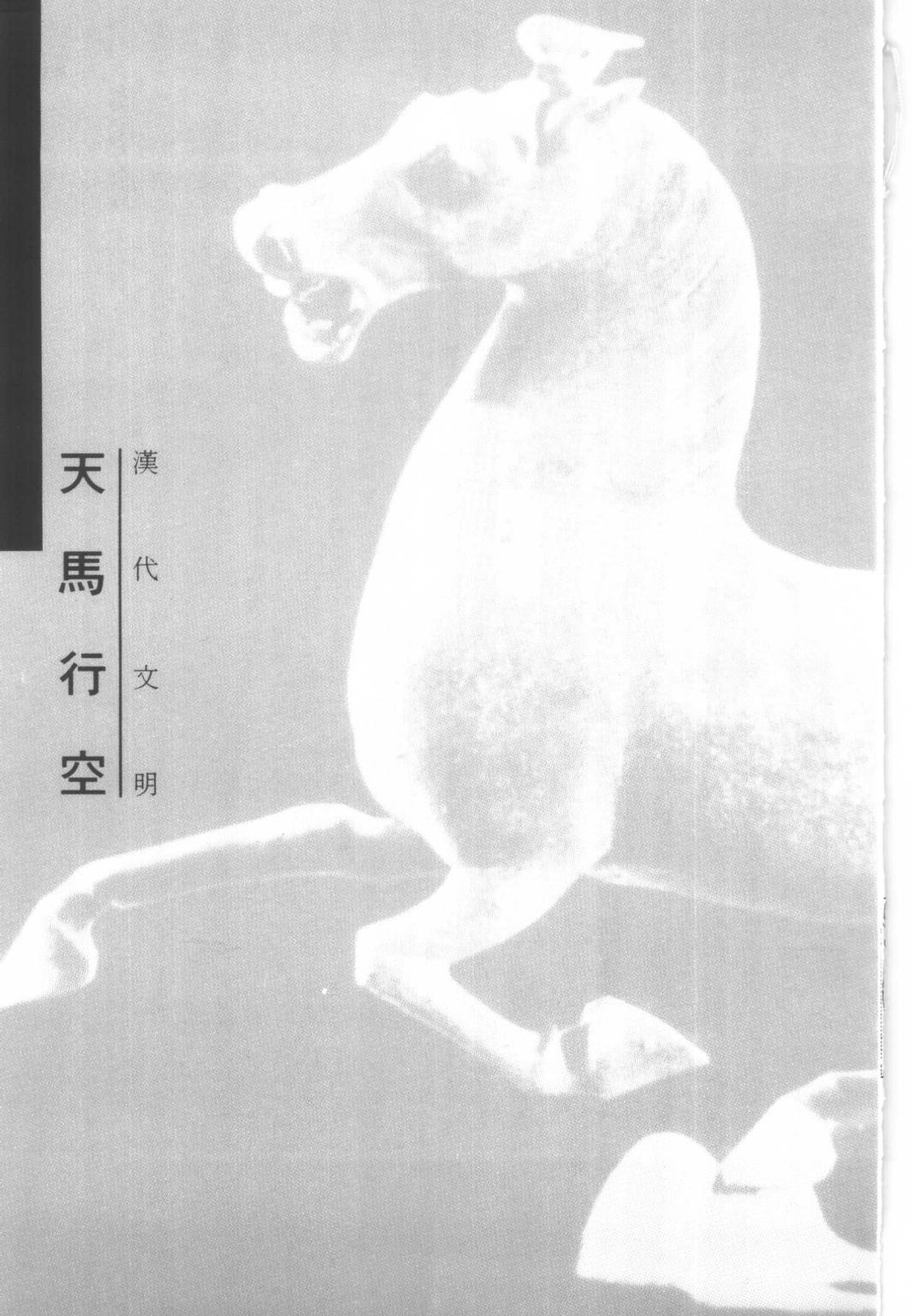
102

98

97

天
馬
行
空

漢
代
文
明



漢代文明

1

祁連頌歌

巨石雕成的駿馬，揚頸昂首，前肢騰起，似乎想帶着它那巨大的體量，一躍而起，馳騁千里，顯示出奮發向上的蓬勃氣勢。它連同另外一些以巨石雕成的伏虎、臥馬、牛、豬、魚、「怪獸食羊」、「人能互鬥」以及「馬踏匈奴」，合成一組石雕羣，安置在如山的墓冢前面，以紀念那位長眠冢內的年青的西漢名將，威震祁連山的英雄，曾經發出「匈奴不滅，無以家爲也」豪邁誓言的驃騎將軍霍去病。爲了紀念他的戰功，元狩六年（公元前一七一年）霍去病死後，皇帝除命令軍隊披着黑色鎧甲從長安列陣爲他送葬外，還模擬祁連山的形象爲他修築墓冢。巨石雕刻的動物羣雕，也是爲了這一目的而安放的。

霍去病墓前的巨石雕像，是出現於中國古代雕刻史上的第一組大型紀念碑性質的雕像羣，也是較爲成功的早期立體造像。雖然它們明

顯地保留着雕刻技藝初起階段原始古拙的痕迹，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石材形狀的限制，同時還缺乏足夠銳利的工具將巨大的石坯鏤雕成形。但是那些無名匠師的觀察力的敏銳是令人嘆服的。他們選取的具有特定形態的石材，與他們頭腦中醞釀着的藝術造型的形象極爲相似，以致於只要進行最少量的修整加工，即可接近於所欲雕出的物像的輪廓。然後再進行必要的細部雕琢，特別是頭部更是列爲重點，其次是表現體態特徵的部位。由於立體造像的技法還處於嘗試的階段，所以採用了已經較充分地掌握了的浮雕和線刻的技法，來補充其不足。所以在細部的刻劃上，常常顯露着運用浮雕和線刻的痕迹。而且對於動物的足部，由於鏤刻無術，只得滿足於在石面浮雕出肢蹄輪廓，也因此將許多四足的動物都處理成伏臥的姿態，諸如虎、牛、豬及臥馬，這只是爲了免去鏤刻無術的缺欠不得已才選擇的造型，絕不是古人喜歡雕刻動物的臥姿。當然那些無名的



匠師還是極力補救上述不足，而在力求被模寫的對象生動傳神。伏虎的頭大頸粗，圓睂雙目，直視前方，似乎運用全身力氣伺機猛撲向前。而臥牛則顯得溫順自然，在略覺笨拙的形體中蘊藏着無窮力量。臥馬雖然彊體還伏於地，但已警覺地伸頸昂首，似乎已聽到要牠躍起前進的召喚。臥豬則懶散地四肢伏地，長嘴平伸，絲毫沒有想要抬身起立的念頭。同為臥姿，神態各異，這不能不說是古代無名藝術家的匠心所在。從體積來看，這組石雕遠遠超過目前已知的時代早於它們的作品，是空前的創作。臥虎身長一米，高〇·八四米；躍馬長二·四米，高一·五米；臥牛和臥馬都長二·六米。那著名的「馬踏匈奴」石雕，長一·九米，高一·六八米。牠穩固地站立着，把失敗的敵人仰面壓在腹下，任憑他掙扎着把長矛猛刺腹部，駿馬仍舊巍然屹立，豪邁雄勁，它是墓冢中英雄的意志的象徵，也是強盛的西漢王朝的精神象徵。

西漢王朝的建立和興旺，走過了一段艱苦的路程。

在風起雲湧的秦末農民大起義中，沛縣的

亭長劉邦也聚衆加入起義的行列，實力不斷壯大，直到兵十萬，號二十萬，先於項羽攻入秦都咸陽。但最後還是難與項羽的兵四十萬，號百萬的兵力相匹敵。「鴻門宴」後，只得屈居西楚霸王項羽之下，受封漢王，率衆前往巴、蜀、漢中。後來漢王用韓信計，重返關中，揭開了楚漢之爭的序幕。漢王善用人，使許多中小地主、低級縣吏、貧苦農民，乃至商販、遊民、屠夫、刑徒都有機會顯露自己的軍事才能，成為叱咤風雲的將帥。除留侯張良是韓國的末落貴族出身外，相國蕭何與曹參在秦時都是小吏，分別是沛的主吏掾和「獄掾」。絳侯周勃織蓆爲生。汝陰侯夏侯嬰原爲「沛既司御」。舞陽侯樊噲曾以屠狗爲事。穎陰侯灌嬰是睢陽販繒者。淮陰侯韓信因貧無行，連小吏和商賈都做不成，甚至乞食於漂母。至於梁王彭越，爲鉅野澤中羣盜。淮南王英布，則是坐法黥的酈山刑徒。軍隊中從將帥到士兵成份的改變，一方面是當時社會關係變更的必然結果，另一方面又導致了軍隊的編成、編制和戰術的變革，提高了漢軍的戰鬥力。經過數年苦鬥，最後以西楚霸王項羽自刎烏江而告結束，漢王

●下——洛陽卜千秋墓頂部壁畫（線摹圖）

朝的赤幟遍插全國。

但是歷經長期戰亂以後，社會經濟凋敝，甚至皇帝都沒有條件使駕車的四匹馬具有同樣的毛色，有的將相連馬車都沒有，只能乘坐牛車，一般老百姓的貧困狀況更是可以想知了。同時在北方出現了強敵匈奴，漢高祖七年（公元前二〇〇年），他曾親自統率三十二萬大軍進擊匈奴，結果被匈奴軍四十萬騎包圍於平城，連圍七天，漢軍悲歌：「平城之下亦誠苦，七日不食，不能彀弩。」後來據說靠陳平秘計，很不光采地逃出重圍。以後，一直困於匈奴的侵擾，匈奴騎兵常能逼近長安，使漢朝的都城告警。

經過漢文帝、景帝時期的經濟恢復和發展，到漢武帝時已有足夠的力量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出擊。於是在元光二年（公元前一三三年）伏兵馬邑，想誘匈奴單于，但未成功，從此進入漢與匈奴決戰的階段。此後，在衛青、霍去病的統率下，漢軍多次大舉出擊，特別是元狩四年（公元前一一九年）一役，衛青與匈奴單于接戰大勝，單于獨身與壯騎數百潰圍遁走。霍去病與匈奴左賢王接戰，也取得勝利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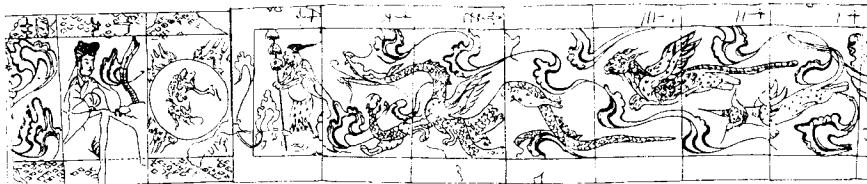


自此「匈奴遠遁，而幕南無王庭。」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嚴重威脅。這一戰役兩位統帥之一的霍去病，三年後就過早地結束了生命。為了悼念他，就樹立了前面敘述的如山的墓冢和家前的大型紀念性石雕羣，兩千年來持續為他無聲地演唱着渾厚雄偉的頌歌。

昇天幻想曲

西漢社會經濟的繁榮，保證了軍事上的強大，更促進了文化藝術的繁榮，繪畫的發展是其中成績突出的一項。從現已發現的西漢時期的墓室壁畫，可以粗略地反映出來。

河南省洛陽市，先後發現了幾座繪有彩色壁畫的西漢時期的空心磚墓。一九七六年在燒溝村西發現的一座墓中，出土有一枚銅印章，印文為「卜千秋印」，使我們得知這位兩千年前死者的姓名，墓室內安放着他和他妻子的兩具棺木。墓中的壁畫保存頗為完好，色彩還相當艷麗，所繪的題材，將引導我們進入那古人幻想升仙而描繪的神奇世界。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個令人生畏的形象，繪於後壁上部正中。一個生着豬首的人形怪物，長着一雙大耳朵，



●下——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帛畫

圓睜大眼睛瞪視前方。那是驅趕地下邪鬼，使死者免受侵擾的「方相」，被畫在正對墓門的明顯位置，以使邪鬼剛一踏入墓門就立刻看到它，於是嚇得急忙逃離。在方相下面，是左右對稱的青龍和白虎的圖像。仰視墓頂，展現出由二十塊磚連續構成的長卷式畫面，全長達四五厘米，寬三二厘米，又可以把畫面分成三個部份，組成一幅死者升仙圖。長卷的兩端，一端是彩雲擁繞的人體蛇尾的女媧，前面是一輪內含桂樹和蟾蜍的滿月；另一端有人體蛇尾的伏羲，面對着內含三足鳥的紅日，還有蛇首有鱗的「黃蛇」蟠繞在太陽後面。這兩端的圖像明白地告訴人們，整個畫面表現的是天空中的景觀。因此畫幅中段描繪的也都是凌空升騰的情景。那是充滿神奇色彩的行進隊列，由一位衣披毛羽的仙人執節引路，他身後緊隨着交纏馳奔的雙龍、一對奇形有翅的「梟羊」、一隻鷹首鳳尾的神鳥、一頭張口翹尾奔騰向前的白虎。在這仙人仙獸後面，有一位拱手的仙女，面向後跪迎那升仙的主角，正駕馭着龍鳳前來的一對夫婦。他們應是墓內死者靈魂的寫照。男像立在龍背上，那龍體做舟狀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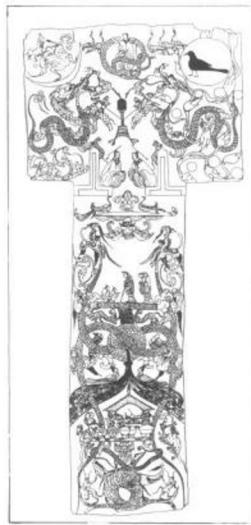
所以看不到龍足。他手中持弓，身後隨有一犬。女像繪在男像上方，雙手拱捧一隻神鳥，立於長有三個頭的鳳鳥背上。全畫沒有人獸圖像的空隙，都繪有繚繞的彩雲，以加強凌空飛昇的動感。卜千秋墓的壁畫，形象地表達出西漢時人們希圖死後升仙的幻想。當時這種想法普遍流行，在墓葬中用不同方法予以表現。除了卜千秋墓以壁畫形式表現外，比其時代更早的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轪侯家族墓中，升仙與驅鬼分別表現於蓋在棺上的帛畫和漆棺的畫像中。

馬王堆一號西漢墓，墓內埋葬着一位老婦

●下——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帛畫（線摹圖）

人，屍體尚保存較完好。她是軒侯利倉的妻子，埋葬於漢文帝時期。在錦飾內棺的蓋板上，覆蓋着一幅彩繪的帛畫。畫面呈「T」形，上寬下窄，通長達二〇五厘米，頂端最寬處九二厘米。中部和下部兩角，都綴有青色麻繩帶。這幅帛畫保存完整，色彩鮮艷。先用淡墨起稿，再施各種色彩，最後勾勒墨線。設色的方法雖主要靠平塗，但已有些局部出現濃淡渲染方法，使用了朱砂、土紅、青黛、藤黃、銀粉、蜃粉等顏料。這幅畫的出土，填補了缺乏西漢時期繪畫的缺陷，對研究中國古代繪畫的歷史，有重要的價值。畫面所表現的內容，可分三部份，最上面是日、月、升龍及蛇身神人等圖像，是模擬天空的情景。最下面有立於交身紅鱗青色巨魚之上的裸體力士，他雙手用力上托表示大地的平板，當是象徵着地下的情景。中間一段，則模擬着人間，在穿璧雙龍體上，是一個下臥雙豹的白色平臺，一位服飾華美的老婦人，拄杖向前徐行，身後隨有三位拱手恭侍的女婢。面前有兩個衣穿紅袍和青袍的男子，拱手跪迎。她上面就是由應龍和雙豹守衛的閨闥門。十分明顯，畫中的老婦人就是墓內

死者的寫照，而畫幅的含義是引魂升天。在這座墓的木槨中有四重棺，其中第二重是一具黑地彩繪棺，在棺的外表，髹黑漆為地，遍繪流暢多變的雲氣紋，許多形態生動的神怪和禽獸，出沒於雲氣之中，騰馳坐立，多般變化，表現出作者豐富的想像和熟練的技法。神怪中經常出現的是獸首人立的怪物，有時頭上還有長長的鹿角。牠有時彎弓欲射，有時手舞劍盾，有時持叉挺立，有時雙手持角起舞，或騎羊，或捕鳥，或擊牛，或食蛇，有人認為牠是「土伯」的畫像，也有人認為牠是同方相共同驅鬼的十二神獸中的「彊梁」。不論是那一個，其性質都是驅除邪鬼。被牠抓的鳥、擊的牛、捉的蛇，自然都是邪鬼的化身。其中吃蛇的一組畫面最富情趣，連續由五個畫幅組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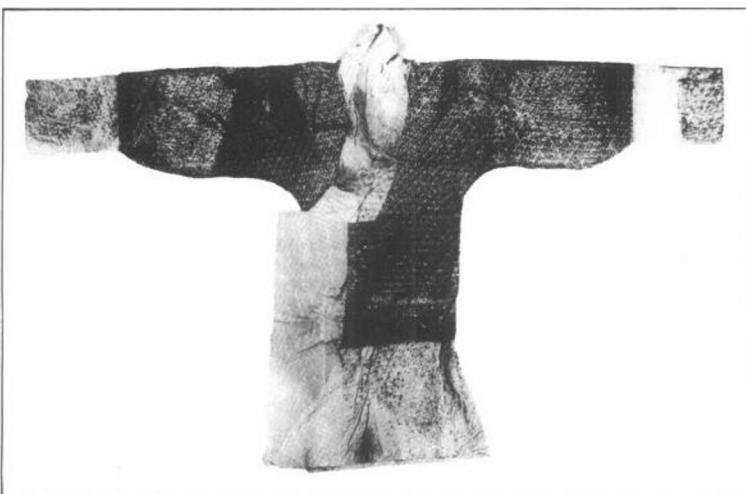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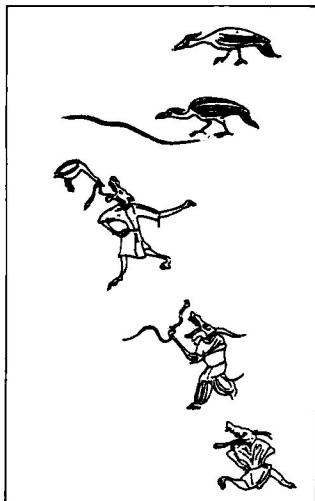




●上——馬王堆一號墓漆棺畫中的“土伯吃蛇”（線摹圖）

●下——馬王堆一號墓出土衣服

開始是一隻朱頰白鶴低頭伸頸，尋找毒蛇；接着牠發現了目標，一條蛇正蜿蜒前行；白鶴將蛇捉住銜送「土伯」；土伯一手執蛇張口欲吞；土伯吞吃蛇後高興地舞蹈。形象生動，構圖連貫，可以說是兩千年前成功創作的連環圖畫。蛇的形象也許是邪鬼的化身，也許是因爲楚地潮濕多蛇，古人怕蛇入墓穴蠶毀屍體，因此求助於土伯來驅蛇了，這也是驅邪內容之一。



企望成仙是西漢時從平民到帝王都極為希冀的事。那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，就頗為信奉神仙，數遣使者入海求蓬萊。並作通天臺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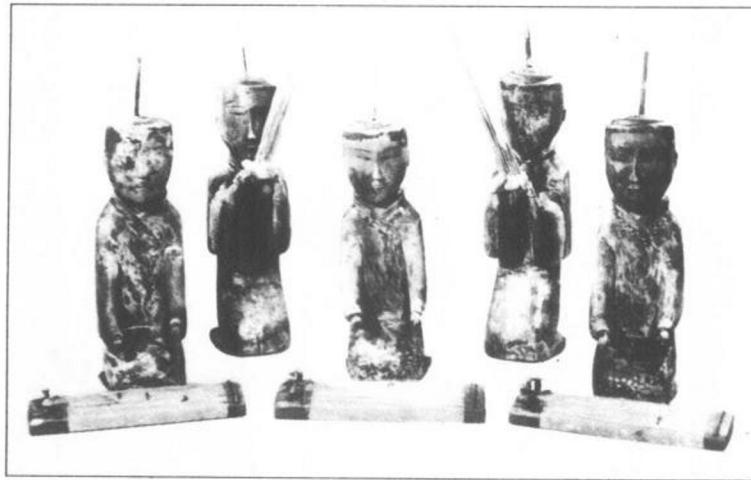
●上——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漆奩



使公孫卿持節設具候神仙降臨。先後延請李少君、樂大等方士，又欲煉丹砂成黃金。所以唐詩人李賀《馬詩·二十三首》中有一首以此借題抒意：「武帝愛神仙，燒金得紫烟。厩中皆肉馬，不解上青天。」劉姓諸王中也不乏神仙的信奉者，最著名的淮南王劉安，當他畏罪自殺後，還被後人傳說為升天仙去。由此看來，西漢墓室中多反映升仙題材的繪畫作品，就不足為怪了。不過雖然有升仙的幻想，西漢的王侯官吏更注重現實生活中的享受，因此將大量生活中宴樂享用的器皿、財物乃至衣服、食品都埋放墓中隨葬，以供死者繼續維持與生前身份相當的衣食享樂。即以剛才提到的西漢長沙軟侯利倉妻子的墓中，除了豪華的棺槨外，隨葬的紡織品、漆器、陶器、竹木器等共達一千餘件。在三十三件竹笥中，分別盛放着絲帛衣物、食品和模型明器。還有放置糧食的袋子，經鑒定，出土的糧食有七種，是稻、小麥、大麥、黍、粟、大豆和赤豆。為了有奴僕供她在陰間役使，更放置了許多模擬人形製成的木俑。其中有的俑是用彩繪辦法畫出衣飾的，還有的是在木俑上套穿絲帛縫製的衣服。它們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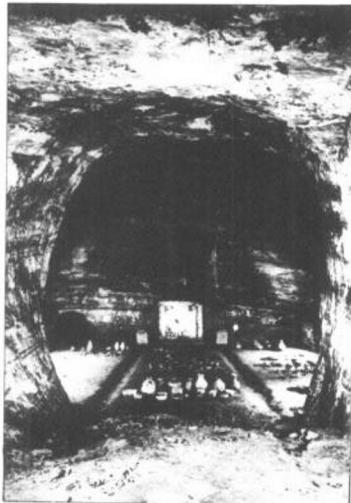
●上——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奏樂木俑

●下——滿城劉勝墓的墓室



有奏樂器的，有歌舞的，更多的是恭立的婢僕形象。全墓出土木俑總數達一百六十二個。至於王的墓葬中，隨葬的物品就更加豐富了，可舉中山靖王劉勝和他的妻子竇綰的兩座墳墓為例。

劉勝墓發現於河北省滿城縣陵山，他與他的妻子竇綰的墳墓，都是開鑿於山岩之中的巨大多室崖墓，採取了只有帝王才能使用的保護屍體的方式，是將屍體盛放於由許多玉片編綴成的玉衣之中。隨着身份不同，用以編成玉衣的金屬絲的質料也不同，分金縷、銀縷和銅縷。



- 上——滿城劉勝墓玉衣出土時情況
- 下——滿城劉勝墓玉衣修復後全貌

